



禮記疑義卷三十八樂記第二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仔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貢諸侯

訂義註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

風也以言長養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

夔命女典樂

疏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者舜既獨歌南風變為典樂之官欲令舜典與

天下諸侯共歌此南風之樂故制此南風之樂以賞諸侯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見也如鄭

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也按聖証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

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按

昭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疏此一節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禮記疑義卷三十八 樂記 一 詒經堂



論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施者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二前既推禮章為第三此為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其樂備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者五弦謂無文武二弦惟宮商等之五弦也南風詩名南風長養萬物舜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也此詩今無故鄭註云其辭未聞也按世本云神辰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正用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者夔是典樂之官

昭文張

全五

禮經解

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也然樂之始亦不正在夔也正是夔之始以此詩與諸侯疑義註南風言父母之長養已疏南風孝子言父母生已如風之長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

廷華案註訓南風以父母言是從熊氏說也又曰其辭未聞則又自為矛盾矣疏說亦然其不可訓如此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訂義註謚者行之迹也民勞則德薄鄙相去遠舞人



少也民逸則德盛鄴相去近舞人多也

疏鄴謂鄴聚

處立表鄴以識之遠者諸葛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舞人少故其相去行綴遠謂由

人少舞處寬也短者此謂民治理於民使逸樂由其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多故相去行綴短也謂由

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疏此一經明諸侯

德尊樂備舞具各隨文解之綴謂鄴也遠是舞者外

營域行列之處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厚薄由

舞所以表德也聞六諡知其行也者此一句以諡比

擬其舞也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而由諡所

以逆行也長樂陳氏曰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

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迄於六季設

昭文張

續經解

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

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悼公以半賜魏絳用是推之

服虔所謂天子八諸侯六人八夫四人士二人不

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

佾歟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此處皆無

義理嚴陵方氏曰舞有常数此綴有短長豈因其德

之大小或備或否歟

廷華紫遠與短義集說為確註疏備一義而已然義

尚未洽也蓋諸侯舞有定數豈因德而有加舞之行

列亦有遠近定限又豈因德而有異是皆註說之可

禮記卷之三十一

樂記

三

詒經堂



疑者要之此即承上天子諸侯言之遠者謂八佾蓋天子治天下故勞而舞行綴乃遠短謂六佾以下蓋所治一國故逸於天子而舞行綴乃短也若以賞諸侯言則陳氏說備矣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紹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訂義註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詩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施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盡

昭文張

禮經解

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疏知大章樂緯及樂志云黃

帝曰咸池堯作大章故知大章堯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章言此大章當周禮大章也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按樂緯及禮樂云黃帝名也知咸池是黃帝名疏此一節說六代之樂也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

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黃帝之樂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備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者夏禹樂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事盡



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惟以武功為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

疑義註咸池黃帝樂堯增修而用之疏云堯增修而

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修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修而

用之者也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

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修者至周謂之大章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修謂之大

章者更加以雲門號是雲門大章一也熊氏云知大章當大章者按周禮云雲門今在大咸之

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上文曰大章當大章知周別為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惟云咸池大章無雲門

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曰列為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章之上加雲門者以帝之樂堯

昭文張

續經解

帝於不增修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章之上鄭註云黃

雲門是雲門大章一也故周禮雲門大章鄭註云黃帝曰雲門大章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

類知黃帝之樂堯增修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大韶之上當堯之

代故知堯增修曰咸池增修者大韶之上當堯之樂故知堯增修曰咸池增修者禮樂志漢之文始

舞若韶舞高帝六年更云改名文始也漢之五行舞者本周舞始皇二十六年更立五代舞是知有增修

之法熊氏又云按五行鉤命決云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按樂緯云黃帝曰咸池

帝學曰六英顯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最禮樂志云顯頊作六莖

均註云為六合之英華五龍為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基也按元命苞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

舜之言紹也按司樂註云禹德能大中國此云堯舜之德者以廣大中國則是大堯舜之德其義然也按司樂註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得也元命苞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濩救也由救

禮記卷之六

樂記

論經堂



禮記卷之二十一  
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案詳周禮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訂義註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疏此一節明樂之為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者言先王作樂以為治之法若樂善則石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則前文教不時則僅世不節則無功是也善則行象德矣者言人君為治得其仁教仁大善

昭文張

續經解

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一曰羊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化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樂之所  
樂音洛

訂義註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醜以致獄訟百拜以喻多



綴猶止也大事謂死喪也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

使教國子

疏言百拜喻多者按今鄉飲酒之禮是壹獻無百拜今云百拜故喻多也疏此

一節明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者豢養也言豢豕作酒本為行禮非以為禍亂而為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者言由酒至鬪爭殺傷而刑獄增益繁之則是酒之流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也是故先王以酒禮者由其生禍故先王因此為飲酒之禮也壹獻之禮賓主百拜者謂主之饗禮惟有壹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主相合而

昭文張

續經解

有百拜言拜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者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樂者所以象德也者明言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禮之所以綴淫也者言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者言聖人心所愛樂也聖人貪愛此樂以樂身化民而可以善民心者言用樂化民調善民心其感人深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乃成於樂故感動人深也其移風易俗者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



變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者以其樂功如此故先王立樂官以樂教化焉

疑義註壹獻士飲酒之禮凡饗禮按大行人云上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

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為一節

侯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一獻故昭六年季孫宿

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遵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既不

過三獻是共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

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其五獻之遵豆於幕下是

亂世之法也或者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

廷華案鄭知百拜則其多則一獻喻其少可知據士

冠禮禮賓以一獻禮大行人註以天子禮諸侯如

聘禮之禮賓聘禮禮賓亦一獻是不得止以一獻為

士禮也

昭文張

續經解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亦感起物而

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唯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

慢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而孟起奮末廣賁之

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則止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

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

作而民淫亂知音智殺色界反思息更反又音斯嘽昌善反賁作憤肉而救反好呼報反志集註又作急

訂義註應感起物而動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

形猶見也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

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



曰血氣狡憤狄滌往來疾貌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

疏云志意細也者謂君德也言君意苛細樂聲亦苛細也故鄭引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聽鄭風云其細

已甚是聽鄭風而知君德苛細也云簡節少易也者謂樂聲曲折雖繁多其節簡少謂緩歌而疏節也云

奮末動使四支也者以身為本以手足為末故云動使四支云貞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者以經之貞字

於易卦貞為飾貞又為大皆非猛厲之類故讀為憤引春秋傳以證之按僖十五年左傳稱晉侯欲乘鄭

之小駟慶鄭諫云小駟鄭之所入也言馬之血氣校作憤怒也云肉肥也者言人肉多則體肥以喻人之

性行敦重也云狄滌往來疾貌也音詩云蹶蹶周道字雖異與此狄字又云滌滌山川皆物之形狀故

云往來疾貌謂樂也 疏皇氏以所自此以下至君子

賤之也是樂言之科此一節民有血氣以下至淫樂

以上論人心皆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之惡人曰民

昭文張

續經解

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起樂

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興後乃合成為樂樂又下感

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為善心樂感人則人隨之

為惡是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雨

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

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故民有血氣一知之性者人

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其性雖一所

感不恒故云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也應感起物而動

者言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念

慮與動故云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者術謂

禮記卷之三十一

樂記

論經堂



所由道路也以其感物所動故然後心之所由道路  
而形見焉心術見者即下文是也是故志微唯殺之  
音作而民思憂者志微謂人君志意微細唯殺謂樂  
聲唯感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  
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者嘽寬也諧和  
也慢疏也繁多也簡節亦少也康安也言君若道德  
嘽和疏易則樂音少文采而節奏簡略則下民所以  
安樂也粗厲猛起吞末廣賁之百作而民剛毅者粗  
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詔武猛發起廣賁謂  
樂聲廣大憤起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剛烈則

昭文張

三書經解

毅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也君若庸直  
勁正則樂音矜莊嚴栗而誠信故民應之而肅敬也  
流辟邪散狄成滌隘之音作而八音亂者流辟謂君  
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隘  
皆謂往來速疾謂樂之曲折速疾而成疾速而止濫  
謂樂聲急速如此音作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所云  
音者皆據君德及樂音相雜也君德好而樂音亦好  
君德惡而樂音亦惡其意易盡者則一句四字以結  
之志微唯殺是也其狀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意稍可盡者或六字

禮記卷之三

樂記

論經堂



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陳氏集註劉氏曰此申  
言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民心  
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然後  
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  
起國政也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唯枯殺減也其哀  
心感者其聲唯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唯殺之音則  
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  
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略節奏也其等心感者其聲嘽  
以緩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安樂可知矣粗厲粗疏  
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一孟夫

昭文張

續經解

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也憤心廣憤  
言中間絲竹匏土草木之音皆怒也心感者其聲粗  
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心設廉有稜隅也勁  
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此等音則作可  
知其民之肅敬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  
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  
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愛心感  
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狄與  
逝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  
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



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善心感者而有聲然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

疑義註奮末動使四支也肉肥也濫借差也疏奮末謂奮動

手疏肉謂厚重君上如寬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

諧動故民皆應之以慈愛此六事上句論君德下句

### 論樂音

廷華案末謂端緒亦註所謂初起也此只言音不言

舞何動使手足之可言肉好集註詳以譬喻樂音之

圓瑩通滑是也肥及厚重說何陋耶借差意亦未合

志微唯殺等集註承上哀心感者六句一言之其說

昭文張

續經解

極合疏言君德亦是但志微等皆以音言德則言之所自發耳疏以上下句分德與音無理可說且如志微唯殺何以分上下句耶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稱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

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懽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

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

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

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稱尺證反長丁文反

訂義註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懽



猶恐懼也等老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  
 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  
 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律六律也周禮典  
 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  
 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  
 黃鐘為宮大呂為羽大簇為徵應鐘為羽以象事行  
 言宮為君商為臣羽見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  
 順莫不和親疏云生出氣陰陽氣止者下云陽而不散  
 陰而不密故為陰陽云五常五行也者  
 此經有陰陽剛柔皆據天地之氣故以金為五行  
 非父義母慈之德謂五常之行若木火土金

昭文張

續經解

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五常之行也經云習之者學  
 是學有等差隨才高下而為等云廣謂習之者學  
 者習音樂使其廣大也云文采謂奏合也者文謂  
 宮商相應若畫采成文即上文聲成文是也云繩猶  
 度也繩是量度之物經云繩謂度量之以道  
 德仁厚故鄭引周禮大司樂以六律為度以道  
 誦言語以樂舞以同子之等是也引周禮典同者證  
 樂器用六律六呂也按典同云辨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鄭註云六律六呂布於四方陽聲謂六呂陰聲屬地  
 故云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陰聲謂六呂陽聲謂六律  
 云以為樂器小大者若黃鐘之律長九寸應鐘之律  
 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為鐘是其小大也云謂高聲  
 正聲之類也者按周禮典同云高聲琕鄭註云立謂  
 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哀然正聲緩鄭云  
 正謂上下直正則聲上藏緩無所動下聲肆鄭云下  
 謂鐘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破聲散鄭云  
 破謂偏侈破則聲離散也陰聲斂鄭云險謂偏弁也  
 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聲羸鄭云達謂其形微大也達  
 則聲有餘微聲歸鄭云微謂其形微小歸聲小不成  
 也回聲行鄭云回謂形微圓也回則聲淫行無為殺



也侈聲薛鄭云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孫出去疾也奔聲薛鄭云奔謂中央寬也奔則聲鬱動不出也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鐘微薄則聲掉厚聲石鄭云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等之聲皆鐘形不得其所此引之証大小稱者以作鐘之法須小大稱宜今鐘不得其所明其不稱也云宗廟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鐘為羽者人司樂文裕祭降神之樂也按大司樂祭天祭地皆有降神獨引宗廟降神者以經云終始之序宗廟降神黃鐘為宮是律之最長者應鐘為羽是律之最短者故特引之証經之終始

疏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為樂也本之性情者言自然所成謂之性因性念慮謂之情言先王制樂本人情性稽之度数者稽之言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数制之禮義者謂裁制人情以禮義

合生氣之知道五常之行若言聖人裁制人情使合生氣之知道夫人情以五常之行謂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使之陽而不散者陽主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感陽氣者不使放散也陰而不密者密閉也陰主幽靜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感陰氣者不有閉塞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攝者言先王節之使感剛氣者不至暴怒感柔氣者不至恐懼也四暢支於中而發作於外者四暢謂陰陽剛柔也四者通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於身外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者言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



奪也然後立之學等者先王欲稽之度数制之禮義  
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  
廣其節奏者廣謂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也省其文  
采者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色文  
采省其音曲文采也以繩德厚者繩度也謂準度以  
德道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律謂六律小之與大以  
為樂器使音聲相稱也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宮  
終於羽此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以象事行者謂使  
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象君商象臣角象民徵  
象事羽象物是以象事行也皆形見於世者以元王

昭文張

全五言

續經解

制樂如此以化於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在於  
樂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也以  
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故曰樂觀  
其深矣者皇氏云古語云樂觀其深言樂為人觀之  
益大深古語有此故記者引古語以結之陳氏集說  
曰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即民有血  
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数十二律上生下  
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  
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  
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



而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数而制之以清濁高下  
尊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  
氣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  
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明者之氣不至於怒柔  
者之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  
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  
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  
言聖人始因人情而作樂有度数禮義之詳而以之  
和天地之情平天下之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太和焉  
則樂無怙懣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數以化民成俗也

昭文張

全五言續經解

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昏掌學士之版亦也  
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  
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審其音曲之辭使  
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  
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  
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  
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之  
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  
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為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  
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



之所觀其義深奧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為以証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  
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  
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  
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感集註  
作感  
訂義註遂猶成也慝藏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  
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疏此經論聖王  
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土敝則  
草木不長者土勞敝故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者水煩擾故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者陰易之

昭文張金五官定續經解

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世亂則禮慝而樂淫者慝  
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不節  
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是故其聲哀而  
不莊樂而不安者謂男女相愛涕泗滂沱是其哀也  
男女相說歌舞於市井是不莊也俾晝作夜是其樂  
也終至滅亡是不安也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者  
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也淫醜肆虐是流湏以  
忘根本也廣則容姦者廣謂節間疏緩言音聲寬緩  
多有姦淫之聲也狹則思欲者狹謂聲急節間迫促  
樂聲急則動發人心思其情欲而切急感條暢之氣



而滅和平之德者感謂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言淫  
聲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而毀滅平和之善  
德矣是以君子賤之也者賤謂棄而不用也若師曠  
聞桑間濮上之聲撫而止之是也陳氏集說曰土敝  
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  
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  
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此三句皆以喻世  
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也樂淫  
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闕睢則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若三禮則士敏

昭文張全五言定續經解

而有節知反而報本也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  
慝禮大則使人容為姦究小則位使人思為貪欲感  
傷天地條暢之氣滅賤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  
賤之不用也感或作慝慝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  
和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



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分扶問反

訂義註反本也

情本固有故曰反

術猶道也疏皇氏云自此

以下至贈諸侯也為樂象之科各隨文解之從此至以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者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違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之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者此感姦邪之聲心又感姦邪之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若人耳初聽姦邪之聲其姦邪未甚心又感姦邪之氣其亂乃成不可文止

昭文張全五言定續經解

紂作靡靡樂是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此氣正象

而和樂興焉者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聞順

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正和樂興若周室太

平頌聲作也倡和有應者初有姦聲正聲感人是倡

也後有逆氣順氣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

是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者回謂乖違邪謂

邪辟言乖違邪辟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

也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

也者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

感動也和其志者以調和其善志也此類以成行者



比謂比擬善類以成也身之美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謂不使姦聲亂色留停於耳目令耳目不聰明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謂不使淫樂慝禮而連接於心術謂心不存念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者以耳目心術所為皆善則怠惰邪辟之氣無由來入也故邪辟之氣不施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者既邪辟不在於身耳目鼻口心知慮百事之體皆由順正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也陳氏集說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者成

昭文張全五言定續經解

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及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也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命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疑義註成象者謂人樂習焉疏反情謂反去淫欲之情理

廷華案成象言順逆之氣者於樂而見為順逆之象也象在聲容之外蓋若有無形之形無聲之聲著見



於耳目之前者註以樂習言失之遠矣至以淫欲為情猶可言也情又曰理則舛矣是當以集說為是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是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初風易俗天下皆寧

著張慮反還音定

訂義註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

昭文張金吾為定續經解

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

以十二律之數言百刻之意未協然以得備一說姑存之清謂蕤賓至應鐘也濁

謂黃鐘至中呂樂行倫清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

也倫謂人道也

疏云五色五行也者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云五色也案馬氏曰倫清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長樂陳氏曰倫清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其說各異愚謂其理寔相成也蓋宮商本有君臣之象則親疏貴之理皆寓於樂中可知樂中之倫正則親疏等之倫理從之所謂

疏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二節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

移風易俗安天下也發以聲音者謂其動發心志以

聲音也而文以琴瑟者謂文飾聲音以琴瑟也動以



千戚者謂其振動形體以千戚飾以羽旄者其裝飾樂具以羽旄也從以蕭管者謂其隨從諸樂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動四氣之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以著萬物之理者樂既和平故能著萬物之之道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福萬物得其所也是故清明象天者由樂體如此故清潔顯明以象於天也廣大象地者謂寬廣壯大以象於地也終始象四時者終於羽始於宮象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也周還象風雨者言舞周而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也五色成文而不亂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有所象故應達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錯亂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不亂也而云五色固五行之色別廣以明義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庶疑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閭

闔風至閭閻者感收歲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得數而有常者百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為終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為倡後應聲者為和黃鐘至仲呂為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為清短者清也迭相為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為常即還相為宮是

昭文張全吾寫定續經解

樂之常也故樂行而倫清者倫類也以其正樂如上所為故其樂施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清明血氣和平也樂法既善變移散惡謹風改革昏亂之俗人無惡事故天下皆寧矣

疑義註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

疏八音氣濁惟人聲清明

故知清明謂人聲也云廣大謂鐘鼓也者下云鐘聲鑑又云鼓聲之聲謹鑑之與謹皆廣大之意

光明謂神明來降也

廷華案清明廣大之象無所不寓註以人聲及鐘鼓為清明廣大之分武斷無理至德之光時發揚天地大生之德也此第言樂未及所感疏以神降言疏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訂義註道謂仁義也欲謂邪辟也疏前經明正樂感人情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云樂者樂也故者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例皆然矣樂者樂也者謂所名樂者是人之所以歡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者道謂仁義欲謂邪淫君子所歡樂在於得仁義之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欲樂在於淫邪得邪淫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仁義之道制淫邪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若小人在上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淫邪之欲忘仁義之道則志意迷惑而不得歡樂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訂義註方猶道也三者本謂疑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也疏前文明君子小人歡樂不同此明君子敦行善樂也廣樂以成其教者謂寬廣樂之義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樂行而民鄉方者

君既如此正樂興行方猶道也而民歸鄉仁義之道  
也可以觀德矣者人君既如此是觀可以觀其德行  
矣樂者德之華也者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樂所以發  
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者  
樂為德華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之樂器也  
詩言其志也者欲見樂之為體有此三事詩謂言詞  
也志在內故以言詞說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者歌謂  
音曲所以歌詠其言詞之聲也舞動其容也者哀樂  
在內必形見於外故以其舞振動其容也此云詩言  
其志則詩序云詩若志之所之也歌詠其聲則詩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是也  
舞動其容則詩序云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是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者三者  
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  
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  
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湏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  
奏乃成於樂是故然後樂器從之也是故情深而文  
明者志起於內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於外情由  
言顯是文明也氣盛而化神者志意蘊積在中故氣  
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通神也氣盛內



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而化神者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謂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在外是英華發於身外此據正樂也若其姦聲則悖逆積中淫聲發外也惟樂不可以為偽者偽虛偽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若惡事積於中則惡事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惟樂不可以為偽也嚴陵方氏曰其情深然後其文明石梁王氏曰註以志聲容三者為本非也德有心為本惟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劉氏曰性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詠歌其聲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毛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淺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莫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為樂可以矯偽為之乎疑義疏端者言德行是性之端正也廷華案端即孟子之四端謂端緒也端正說未合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  
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  
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  
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  
為大焉

訂義註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  
戒眾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  
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  
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飾歸謂鳴鏡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

幽謂歌者也

疏上文云省其文采謂節奏今此文采謂樂威儀者以經云聲之飾故此以文

采為畏威儀也云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者並出今文泰誓鄭撮而用之非正文也云復亂以飭歸鳴鏡而退以整歸也者經云復亂鄭云整歸則亂為治也謂反復整治而還鳴鏡而退出大司馬職文也云奮疾謂舞者也者以奮迅速疾故為舞者謂武舞者云極幽謂歌者也者以極幽與奮疾相對與武相次以歌者不動經稱極幽故知是歌者也

疏前經論志也

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  
相續之事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為  
樂樂由心動而成故云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  
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也文采



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  
奏而飾之使美故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  
本者則亦心之動也樂其象者則亦樂之象也然後  
治其飾者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自此  
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是故  
先鼓以警戒者謂作武王伐紂大武之樂欲奏之時  
先擊打其鼓聲以警戒於衆也三步以見方者謂欲  
舞之行必先行三步以見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  
也再始以著往謂作大武之樂每曲一終而更發始  
為之凡再更發始以著明往伐紂之時初發始為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也再度發始為曲象十三  
年往伐紂也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  
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  
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  
不至大疾也故庾云舞者雖貴於疾亦不失節謂不  
大疾也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  
而聲發起是不應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志  
者多違道言武王今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  
義之道理也恒以道自將脩舉其道不私其欲者武  
王既不違厭其道理能脩具舉行仁義之道以利天



下不私自恣已之情欲也是故情見而義立者情見  
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伐紂之義而興  
立樂終而德尊者謂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武王道  
德尊盛也君子以好善者謂在位尊者既觀武王之  
樂德類如此故庶幾好行善道也小人以聽過者小  
人謂士庶之等既觀武王樂音以聽伏已之愆過也  
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者記者既引大武之樂利  
益如此是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為大此特引武王樂  
者以武王之樂利益為深餘樂莫能及故也但前文  
舞與聲心相應故引武王樂明心見於舞也陳氏集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說曰動其本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  
節奏則樂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眾聽故  
曰先鼓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武之  
方法故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  
進也亂終也如云闕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  
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者復  
擊鏡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拔  
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  
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  
君子以之為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



樂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故必教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訂義註施報者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自由也疏樂也者施也者言作樂之時庶衆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故云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者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故云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者此廣明上樂者施也自由也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似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為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而禮反其所自始者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始



若周由后稷為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覆說樂者施也言樂但施恩而已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德盛也禮報情反始也者此覆說上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己已則報其情但先祖既為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寔一也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樸為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蕩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獲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訂義註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䟽前經明樂



者為施禮者為報此明報禮之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略而不言也大輅者天子之車也者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若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者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者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之緣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非一故稱羣將此與諸侯故云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訂義註理猶事也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疏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為樂情各隨文解之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者樂出于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也變易換文也樂統同者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愛主領其同禮辨異者辨別也



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義也禮樂之說管子人情矣者言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所懷不過於此是管人情也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聲音而為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故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為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疏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備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負音

訂義註負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疏此一節更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者以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原窮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為善是知變也則上文云惟樂不可以為偽是也此言窮人根本知內外改變惟樂能然故云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者誠謂誠



信也偽謂虛詐也經常也言顯者誠信退去詐偽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貌敦狠惟禮知之故云禮之經也禮樂值天地之情者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值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值依天之情也達神明之德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降典上下之神者典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而凝是精粗之體者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父子君臣之節者領猶理治也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樂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又宮為君商為臣是樂能領父子君臣也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偽者修為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駘生  
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孳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  
殯則樂之道歸焉耳

殯音

許依註作熹一音欣煦許具反嫗於其反區依注作句駘右伯反殯音獨

訂義註天地昭明也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  
曰區無髀曰駘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  
孳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殯殯裂也今齊人語有殯者

疏訢熹聲相近故讀為熹熹天地氣故云熹猶蒸也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熹也云氣曰煦者謂天體無形而降其氣以養物故云氣曰嫗也云體曰嫗者言地體有形故云體曰嫗也此對文爾其寔地氣矣云屈生曰區者謂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云無髀曰駘者髀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云蟄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者言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似暗而過曉死而更息也云內敗曰殯者以經云胎生懷胎在內故云內敗也殯裂也者卵體多裂又齊語稱裂為殯故以殯為裂也  
疏此一節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合而生養

萬物為之昭著之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下是也但  
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惟論樂之所感不論禮  
之功用也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  
亦同也天地訢合者熹謂動言樂感動天地之氣是  
使二氣蒸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相得者言  
禮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又地動作則是陰陽相  
得也煦覆育萬物者天以氣煦之地以氣嫗之是天



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覆萬物也然後草木茂者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達者據其新生故云達也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侍奮動也角胎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虫昭蘇者言蟄伏之虫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者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者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殯者謂不有殯敗也卵生者不殯者言不有殯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者言所以致此在上諸物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謂歸功於樂也樂道所以然者樂之根本由人心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於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高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行下孟反

訂義末節者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者去偽樂本窮本知變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



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德三德也  
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  
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疏此一節明禮樂各  
有根本本貴而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可以有制於  
天下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者此等之  
物惟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云樂之末節其  
本在於人君之德窮本知變是也故云樂之末節也  
故童者舞之皇氏云揚舉干揚舉干以舞也  
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  
者此等物所以飾禮故云禮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著誠去偽恭敬節儉以末節非貴故有司掌之樂師  
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者此明知禮樂末者其位處  
卑即樂師以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  
弦言其位處卑也宗祝但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者  
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  
尸後也高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者高祝謂習高禮  
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謂在主  
人之後言此宗祝高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尸與主  
人之後言其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者則人君  
及主人之屬是也以道德成就故在上也藝成而下



者言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也行成而先者行成則德成矣言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而後者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是故至天下也者人有多少品類故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作樂為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訂義註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疏云魏文侯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按春秋閏元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獻公滅魏以魏賜畢萬按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生襄子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是畢萬之後也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故稱端也疏自此以下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

問古樂今樂之異并子夏之荅辨明古樂今樂之殊各隨文解之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者文侯言身著端冕明其心恭敬而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心所愛樂不知休倦也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者言古樂何以樸素之如彼使人不貪至於卧也新樂之如此何也者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志樂不知其倦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  
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反

拊音撫  
相息亮

訂義註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者和正以廣  
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  
大師職曰大祭祀師磬磬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  
器合奏鼓棘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  
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  
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篥中有椎

云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旅猶俱也者旅衆也經云進旅退旅是衆進衆退故  
云俱也云和正以廣無姦聲也者謂邪淫要妙煩手  
淫聲曲折切急今經云和正以廣故云無姦聲也云  
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者衆謂弦匏笙簧衆器皆待擊  
鼓乃始動作解經會守拊鼓言會守謂器之聲也以  
持擊鼓也經有拊及鼓鄭直云擊鼓乃作者拊即鼓  
之類言擊鼓必擊拊也引周禮大師者証擊鼓也故  
大師職云大祭祀師磬登歌謂大師領人登堂而唱  
歌也云合奏擊拊者謂大師合奏樂之時則先擊拊  
而合奏之也云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棘者謂大祭祀  
堂下諸人吹管播揚樂器之聲大師合奏之時先擊  
棘而合奏言棘之小鼓在大鼓之下引是大師登歌  
合奏之時親擊拊而以合下管合奏時親擊棘以奏  
之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者金屬西方可以為兵刀  
故金為武鼓主發動衆音無兵器之用故鼓為文也  
云相即拊也者前文既云拊故知相即拊鄭必知相  
為拊者按書傳云以韋為鼓謂之搏拊白虎通引尚  
書大傳拊葦著以糠鄭以此知也今書傳無著糠之  
文謂齊人以糠為相故知糠為相即拊也云雅亦器  
名也狀如漆篥中有椎者按周禮笙師職云掌春積

禮記卷之六

樂記

卷

禮記



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筒而奔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組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

也疏此一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也古樂謂古者先王正樂也進旅退旅者旅謂俱齊言古樂進則俱齊退亦俱退齊進退如一不參差也和正以廣者樂音相和正以寬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弦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故曰會守拊鼓始奏以文者文謂鼓也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復亂以武者武謂金鏡也言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鏡而退故云復亂以武也治亂以相者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為相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者雅謂樂器名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者謂君子於此之時語說樂之義理也於是道古者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者言君子既聞古樂近修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此古樂之發也者言此上來諸事古樂之發動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禮記卷之六

樂記

詒經堂



也乃傷音儒獲

訂義註俯由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

聲淫亂無以治之獲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

男女之尊卑疏按詩小雅云母教孫升木毛傳云孫

如獼猴如獼猴狀疏此經明子夏對文侯辨樂之體新樂者

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俯倭曲折不能

進退齊一俱曲屈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姦聲以濫

者謂濫竊不正言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

廣也溺而不止者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

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獲侏儒獲雜子女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獲雜謂

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

獼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者言樂之混雜不復知

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語者言作樂雖復

終畢盡皆邪僻不可以語既與古樂乖違故不可語

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為故云此新樂之發也陳氏

集說曰姦聲以濫即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

聲侵濫不正也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

其聲沉淫之久也及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如獼

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



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與之言古道乎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  
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  
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誦此之謂德音德音之  
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  
此之謂也好呼報反當並了浪反莫七  
伯反長了丈反施以敗反  
訂義註所好者音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錡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當  
謂樂不失其所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  
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大福延於後世也疏德正  
應和曰  
莫以下皆昭二十  
七年左傳之文也疏前兩經子夏既答文侯論古樂  
新樂之異事畢此經答文侯所好古樂今樂之不同  
也文侯之意今樂古樂並皆為樂子夏之意以古樂  
德正聲和乃為樂今樂但淫聲音曲而已不得為樂  
也故云今君之所問者樂也謂今古皆名樂所好者



音也子夏之意君之所愛者謂音聲耳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者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聲邪心亂是不同也文侯曰敢問何如者文侯既見子夏論樂音不同曉不同之狀故云敢問如何夫古者以下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之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德其所當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者按禮緯合文嘉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矣云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紀也弦歌詩誦者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詩云莫其德音此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以道德既正天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其德能照臨天下也克明克類者克謂勤施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外及等類以明能然故云克明克類也克長克君者克長謂教誨不倦能為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教化故云克長克君也至此大邦克順克禪者俾當為此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既能慈和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



克順克俾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者詩云王季既受天  
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也左傳云文王既受帝  
祉以遺後世子孫此之謂也者言詩云德音則此經  
之所謂也陳氏集說曰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  
祥亦妖也書言亳有祥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為父  
子君臣以為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  
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  
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  
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  
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  
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  
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  
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  
引詩以証德音之說

疑義疏俾於文王其德靡悔者詩美王季之德比擬  
文王其王季之德無可耻悔言堪比文王也左傳引  
此詩唯此文王皆以為文王之德言比於文王其德  
靡悔者謂此按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也是  
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



廷華案朱子詩經集註以比於為至於陳氏集說則曰比及其說甚明比擬說不是且無以王季堪比文王之理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羣僞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訂義註溺音者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何從出者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子夏言四國出皆此溺音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煩勞也祭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不用淫樂

疏春秋傳曰懷與安寔敗名若倍二十三年左氏之文齊女姜氏勸重耳出奔

也疏上既云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上云治世之音

今君之所好者非正是淫溺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之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者文侯既聞子夏之言善遂問溺音所出之由鄭音以下子夏為文侯明溺音所出也鄭音好濫淫志者言鄭國樂音好濫是邪淫之志也宋音燕女溺志者燕安也溺沒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衛音趨數煩志者言衛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羣僞志者言齊音既



教狠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不用祭祀也經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己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有淫聲也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僞志都不云女色者按詩有秦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教辟推此而言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教辟驕志也故總謂之溺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音也陳氏集說曰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己之色也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教辟僞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疑義註濫濫竊姦聲

疏謂男女相偷竊

廷華案偷竊意未當故以集說正之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訂義註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疏此一節子夏重為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勸  
勵文侯用古樂也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肅敬也雍和  
也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而  
和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  
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訂義註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

無難

疏誘進也釋言文也

疏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所

好古樂又謹慎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引詩云誘  
民孔易者此厲王大雅板之篇也言在上教道於民

昭文張金吾尚書定續經解

甚易也但已行於上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即此  
之謂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三十九 樂記第三十九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敔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酌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訂義註鞀鼓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柷敔謂祝啟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疏上經言人君謹慎所好惡以誘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為樂器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者言此鞀



鼓控楊壘箎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尚質故也然  
後鐘磬等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者既用質素  
為本然後用此鐘磬等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  
質相雜干楛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  
干戚旄羽以舞動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  
云鄭宋齊衛四者為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為  
道德之音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用於宗廟之中  
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所以獻酬酌酢也者又  
用於宗廟中接納賓客也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  
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也天子八  
佾諸侯六佾是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者聞樂知德及施於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  
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  
親是長幼之序也按鄭註詩有瞽篇云柷形如漆箎  
中有椎欬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齟齬又鄭司農  
註笙師云箎七空壘六孔鄭云壘燒土為之大如雁  
卵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草也控楊  
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公云草木一聲註云一  
聲無宮商清濁是也陳氏集說曰干戚武舞所執旄



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也酌  
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酢之禮也宗廟  
朝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  
自今日而垂之後世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  
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  
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  
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  
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錡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磬依註作鑿

訂義註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疑充滿

也辨謂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擊聚也會

猶聚也動者聞謹器則人意動作合者以聲合成已

之志

疏聞謹器則人意動作是聲能感動於人也如鄭此言則五者之器據其聲聲各不同立事有

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皇氏用崔氏之說云鐘聲為充石聲為乾絲聲為離竹聲為震鼓聲為坎妄取五方之義棄其五器之聲背經違註曲為雜說言及于數非關義理又無明文今並略而不用也疏

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聽之思其所用之臣

鐘聲鏗者言金鐘之聲鏗鏗然矣鏗以立號者言鏗

是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也號以立橫者謂橫氣充



禮記卷之三十九  
三  
滿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崔氏云  
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橫以立武者  
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云若教令充滿  
則武矣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者君子謂識樂之情  
者所以聞聲達事鐘既合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  
臣也石聲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磬音磬然矣  
其聲能和故次鐘也言磬輕清響矣叩其磬則其聲  
磬磬然也磬以立辨者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眾物  
分明辨別也辨以致死者既各有部分不可浸濫故  
能使守節者致死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制之屬也崔云若能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君  
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即固封  
疆之義矣磬合守分故聽其聲而思其事也絲聲哀  
者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哀以立廉者  
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廉以  
立志者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者言絲聲合志不可犯故聞絲聲而  
思其事也竹聲濫者濫猶擊也言竹聲擊然有積聚  
之意也濫以立會者以竹聲既擊聚故能立會矣會  
以聚眾者以合會而能聚其眾也君子聽竽笙簫管



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音而思其事也笙以  
匏為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插竹於匏  
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聲之聲謹者謹謂謹囂  
也其聲謹雜矣謹以立動者以其聲謹故使人動意  
作也動以進衆者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君子聽  
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者將帥衆聚也言鼓能進  
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不云鼗而云鼗者廣其類  
也君子以下又總結上文五者言君子之聽音聲非  
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已之志  
意也崔氏云但釋五音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皆應與四方同所以應同者四維處四方之間四方  
皆五行可生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  
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  
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草不同者以乾為  
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不同於草而磬別有  
所感乾為天坤為地天既不屬人坤所以不別出者  
為坤界故也今按崔氏所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  
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鄭註無文不可附會今略存  
崔氏之義賢者擇焉今謂八音唯論五者以鐘與武  
臣相會石與死封疆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



相類鼓鼙與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匏與土  
木不同無此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陳氏集說曰謹  
謂謹噐也其聲諠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  
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帥以鼓進  
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與合於人心  
也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  
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  
鼓而匏亦在筚篥之中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  
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  
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高何也對曰非武  
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  
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亡之聞諸長弘亦  
若吾子之言是也

訂義註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  
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  
事戎事也蚤者時至武事當施也非武坐者言武之  
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非武音者言武歌在正其  
軍不貪高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高也有司典樂者



也傳猶說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長弘

周大夫

疏此以下五事故知周舞也憂其難者憂其

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歌遲

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故待衆之至也言武歌在正其

軍不貪商者解經非武音言武歌象武王其正軍事

不得有貪商之歌故知貪商者非武樂之音也云時

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者解經中聲淫反商之義言

當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為貪商故云或說其義

為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而問賓年賈然時人之說

非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而問之者孔子雖知其非

而問賓年賈是 疏此一經別錄是賓年賈問章自此

知非而故問矣

以下至亦宜乎總是賓年賈與夫子相問答之事

今各依文解之賓年賈侍坐於孔子者姓賓年名賈

侍坐於孔子孔子無之言及樂者孔子無賓年賈言

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者此是孔子之問凡有五夫是發語之端或謂周之

武樂欲作舞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

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

作舞何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者此賓年賈所答亦有

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

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

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王

憂不得衆心故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者此孔子之

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聲淫液是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卷之三

樂記

詒經堂



美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歎歎美也  
對曰恐不逮事也此是賓牟賈答孔子之詞所以舞  
前有此咏歎滢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  
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歎美此答是也發揚蹈  
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時手  
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也意  
謂舞時發揚蹈厲即大蚤對曰及時事也者此亦賓  
牟賈對詞所以舞時蚤為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  
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  
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武坐致右憲左何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者此亦孔子問詞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  
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  
曰非武坐也此是賓牟賈答云致右軒左非是武人  
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知非者下云武亂皆  
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答非也聲滢及  
商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滢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  
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歎美滢液貪商也對曰  
非武音也者此賓牟賈之答非武音謂非是武樂之  
音賓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  
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者賓年賈既答貪高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云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者此賓年賈答云有司謂典樂者失傳說也言武樂之歌有貪商之意者是典樂有司失其傳說謂為貪商故時人惑之若非有司失其傳說將言志荒矣者賓年賈又云若非是有司失其傳說將言武王寔為貪高則是武王之志荒矣言武王荒遂有貪高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高之意故是有司妄說為貪商使時人致惑子曰唯丘聞諸萇弘者孔子既得賓年賈之答故云聞諸萇弘諸於也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於萇弘之說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賓年賈為吾子者儀禮註云子男子之美稱言吾子張親之詞陳氏集說曰荒謬也一說商聲為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疑義註荒老耄也書曰王耄荒

疏按大戴禮云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

又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二年伐紂時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時武王八十九矣年雖老而大聖不荒耄也書曰王耄荒呂刑文也言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證荒為老耄也

廷華案荒不過荒謬之意註以老耄言之失之遠矣



疏所引文王十五生武文說亦前人傳會不經之語  
周禮案詳之

賓年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  
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  
皆坐周召之治也

訂義註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  
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  
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  
聞也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疏自此以前孔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子問賓年賈自此以後是賓年賈問孔子此一經是  
賓年賈問詞也免席而請曰者免席謂避席也言賓  
年賈前答孔子雖被孔子所許於席答之事猶有不  
曉而反請問孔子故曰免席而請也夫武之備戒之  
已久則既聞命矣者前經是夫武之問賓年賈前答  
其已久之意被孔子所許不得為非是既聞命矣敢  
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者此賓年賈問孔子之詞遲  
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  
又久何意如此吾語汝以下孔子為賓年賈說武樂  
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後之事此一經為賓年賈說其



將舞之事夫樂者象成者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者也總干而立者言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者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

疑義註亂謂失行列失行列則皆坐

疏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

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象召公之治也

廷華案聖人作樂無失行伍之理當以卒章說為是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駟伐威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天子依王氏上屬駟依疏作四

訂義註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夾振之者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待者



象武王紂伐待諸侯也

疏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從此位 疏此一節

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上說三者之事已訖更別廣說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孔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熊氏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見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減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減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二位卻至第三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夾振之者謂武樂之作言天子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節之而駟代者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也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國中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者分為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言舞者各有



部分振鐸夾之而進也事象武王伐紂為蚤濟成也  
 象為事之蚤成故前進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  
 也者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鄼綴象武王待諸侯  
 之至王氏肅曰天子上屬謂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  
 陳氏集說曰以崇天子者六成復位象武功成而歸  
 鎬京四海皆尊武王為天子樂終而德尊也

疑義註崇克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

大將疏云凡六奏以充武樂也者充謂充備言六奏

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王與大將夾舞  
 者振鐸以為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  
 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  
 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為舞者之節也武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為振鐸者熊氏按  
 祭統云君執千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  
 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  
 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謂祭天時也皇氏云  
 武三伐紂之時正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眾今作  
 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  
 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註云  
 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人則皇氏說不  
 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  
 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按聖証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  
 云六成而後綴以成其為天子此家語之文也馬昭  
 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時六成  
 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  
 法在於經典今謂天子夾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總  
 干俱如熊氏之說此則經典之證也

廷華案註崇字斷句所謂武樂充備者無理可說至  
 所謂天子夾振之者註以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



為節夫振鐸者所以鼓其進耳振而鼓之當必隨振  
隨進不又與下久立於綴之義悖耶又如上云總干  
山立武王之事發揚蹈厲太公之志則王第當山立  
而已其夾振者則當為太公不當言王也且此所謂  
武王太公則召特象其意耳疏據祭統說謂天子祭  
天親執鐸不知天子祭天方盡誠敬以祈昭格何暇  
執鐸耶總緣以天子二字下屬乃主如許荆榛故以

集說正之

且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祀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

反註作及衅註作橐  
建註作鍵投疑封

訂義註牧野之語蓋欲語以作武樂之意及商謂至  
紂都也牧誓曰至於高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  
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宗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  
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



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

山旁甲鎧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兵甲

之衣曰橐鍵橐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橐弓矢春秋

傳曰垂橐而入周禮當作考曰橐之欲其約也疏云

子視高禮樂之官者容為禮樂故云視高禮樂之官

知容為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為容

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高

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云衅釁字也者以

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為釁故從釁也云建讀為鍵

者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為鍵或以管籥或以橐

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橐也引詩曰載橐弓矢也引春秋傳垂

時適篇也論武王伐紂畢載橐弓矢也引春秋傳垂

橐而入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楚公子圍聘於鄭公孫

假云請垂橐而入示無弓但垂橐而已引周禮之欲

其約也者考工記文言以皮為甲橐中盛之物也

欲其約所引此諸文者證橐是韜藏之物也

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孔子既為賓年賈說武樂之體

也又欲為賓年賈廣論牧野作武樂之意故云且汝

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將欲語以牧野之事畢周道四

達之意也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

即封黃帝堯舜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二

王之後以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按周本紀云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卷之二十九

樂記

詒經堂



叔相祿父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  
表商容之間令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  
閔天封比干之墓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  
於焦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堯  
舜之後於陳大禹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  
之與此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為正此不云封神  
農者舉三恪二代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而復其  
位者既釋箕子使之行商容者行視也容謂禮樂之  
官使箕子檢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  
復居其故位也庶民弛政者弛去也庶民被紂虐政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放去之也庶士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倍益  
之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  
衅而藏之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所以倒之  
者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  
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包之以虎皮者虎皮猛武之  
物也與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  
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將帥之  
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者封為諸侯者以報勞賞  
其功也即收誓云干夫長是也名之曰建橐者鍵籥  
也橐兵鎧之橐也言鎧及兵戈悉橐韜之置於府



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橐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故放牛藏器故知之陳氏集說曰行商容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也

此似較勝於註並存之

廷華案臨川吳氏曰反復也謂反復商盛時之善政

蓋據古文尚書乃反商政言之其說近似但反商下

言下車未下車則當如註說及字之當

或問上言克殷則及商久

矣又言及商不已復乎曰此所謂及蓋克殷後入商都耳非甫至高郊之謂

疑義註授舉使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

所徙者微子也復周公更封而大之

疏授舉徙之詞也者以武王之

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暨時復所武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即徙而居宋也故云所徙者微子也云後周公更封而大之者以武庚於周公居攝之時作亂被滅周公因封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按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封而大之其寔封為五百里左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是也

廷華案投畀遠斥罪人之名武庚微子皆應曰封且

即就紂都封之不應謂之投也役蓋封字之誤註曲

為解耳封而大之及五百說不見於經當亦後人臆

說不足據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鴈虞而贊草之射息也禘冕

搢笏而虎賁之士說斂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

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說吐活反朝直達反食音嗣更古衡反大

泰音

訂義註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

首駟虞所以歌為節也貫草射穿甲草也裨冕衣裨

衣而冠冕衣裳之屬也搢猶揵也賁憤怒也耕藉藉

田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疏郊射為射宮

於郊也者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代紂之後猶用

殷制故小學射禮首大學射駟虞也言為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者親禮云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氏裨冕鄭云裨之為言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故此云裨衣裳之屬也衮謂從衮冕之衣以

下皆是也言身著衣而首冠冕故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

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親言視聽思也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

按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殷禮周則右射

駟虞之處矣 疏此一經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而郊

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

之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禮

首者左東學也亦在於東郊禮首諸侯之所射詩也

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

禮首詩也所以歌禮首者皇氏以為舊解云禮之取

禮記卷之三十一

樂記

詒經堂



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  
矣鄭註大射云狸首逸詩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  
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於狸之伏物而  
皇氏所說違鄭註其義非也右射騶虞者右是西學  
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騶虞白虎黑  
文義應之獸也故知唯天子射歌之詩其騶虞篇云  
彼茁者葭一發五靶鄭註射義云一發五靶喻得賢  
者多也而貫革之射息也者貫穿也革甲鎧也所謂  
軍射也言軍中不習於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  
之而射唯穿多重為善謂為貫革也春秋養由基射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七札是也此既用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禘  
蒐擗芻而虎賁之士說劔也者禘冕入廟之服也擗  
芻挿芻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劔者既  
並習文故皆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罷武而  
教民之行孝於明堂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者六  
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還國而教也耕藉然後  
諸侯知所以敬者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  
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者郊  
射一禘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並  
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為教故云大教也天子袒而割



牲者謂天子養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也執醬而饋者謂天子親執醬而饋之執爵而酌者謂食訖天子親執爵而酌口也冕而總干者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驚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

疑義註文王之廟為明堂制

疏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者以周公攝政六年

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不於后稷廟者既是述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之

廷華案此嚴父配天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也廟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雖皆如明堂然配天當別有明堂於廟不已褻耶至謂非正明堂則舛矣所以不及稷者稷已配天於郊不必於明堂也不言郊者于祀父教孝尤為親切也述志說無謂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訂義註言武遲久為重禮樂疏若如也言周德如此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者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言其合當然也以其功德



盛大故須遲久慎重之也陳氏集說曰孔子論武樂止此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易以政反

訂義註致猶深審也油然而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天地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是貪多利偽生易輕易也

猶深審也者言深遠詳審樂之道理能致如此故云致猶深審也云油然而生好貌者書傳箕子歌云禾黍之油潤澤好之貌然善心內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寡於利欲者凡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若思利欲則神勞形苦今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利欲既少則情性和樂云志明行成者不貪於利用是志意清明神和性樂是善行得成矣云不言而見信如天也天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者以其志明行成之後故人皆信其德行敬其威重不須言見信如天不須怒而見威如神也但天之與神其事是一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則有形事似稍近神則無體理如幽深故經先云久則天後云天則神也但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不言而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不怒而威其實一也所從之異耳云樂由中出故治心者解樂以治心之意也

疏自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為樂化言樂



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  
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者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  
身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者致  
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  
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  
愛誠信之心油然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  
心生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者四善之心生則令  
人和樂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安則久者  
既身不躁故性命長久也久則天者志明行成久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改則人信之如天天則神者既為人所信如天故  
又為人所畏如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謂四時不失  
神則不怒而威者言宗廟社稷之中而民自敬是不  
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  
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樂以治心者言聖王所以能  
如此者正由詳審於樂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者前經云致樂此經云  
致禮而治躬謂致禮意以治躬外觀則莊嚴而恭敬  
若能莊嚴而恭敬則嚴肅威重也言內心莊嚴恭敬  
則人懼之嚴肅威重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



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心得則向善心生此經  
 明樂治心失則怨心起言不能致樂治心中斯須  
 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怯詐偽之心入於內  
 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  
 慢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以治躬得則莊敬起此  
 經明致禮以治躬失則易慢生故云外貌斯須不莊  
 不敬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  
 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訂義註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澤者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煇然發見於顏色是  
 德煇由動於內而來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  
 云理發諸外凡道理從內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  
 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嫌故  
 云容貌之進止也 疏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

備使德煇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故樂也者動於內者  
 也者樂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者也者  
 禮從外生故發動於外也樂極和者樂能感人心故  
 極益於和也禮極順者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也內  
 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者由心內和



色見於外順之故望其顏色而不與爭內和色見於外故不爭矣此覆結上內和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者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者由樂以和心故德輝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也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者由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順承奉敬順也故曰以下總結致備禮樂之道也言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至其減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至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報疏作褒

訂義註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

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報猶進

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一者俱趨立於中不

銷不放也疏得謂曉其義者言禮樂俱有義理云知其吉凶之歸者謂禮之與樂俱有吉凶行

禮得禮則吉失禮則凶為樂美善則吉為樂惡則凶今按註意分明兼解禮樂故鄭唯言得謂曉其義是

兼解禮得樂得之字則自然吉凶之言解禮樂皇氏之意乃謂曉其義者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其義

非也夫樂至此矣從此以疏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下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



減或盈其事各異至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也故  
禮主其減者行禮在於困匱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  
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  
欲得聞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禮既減損當須勉  
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為美善也樂  
盈而及以反為文者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  
為美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  
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也樂盈而  
不反則放者言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  
放也故禮有報而樂有反者報讀為褒褒猶進也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須有自進則樂之道須有  
自退反也禮得其報則樂者言禮能曉其義理而自  
進則和樂不至困若故和樂也樂得其反則安者言  
樂能知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禮  
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能自反其  
義於中和之義一也言俱得其中故云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  
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訂義註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  
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疏夫樂者樂也者言樂之為



體是人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免猶止  
退也言喜樂動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  
發於聲音者言人歡樂之事發見於聲音言內心歡  
樂聲音發見前嗟嘆之咏歌之是也形於動靜者形  
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是也人之道也者謂內心歡樂發見聲音  
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  
矣者術謂道路按漢書脚古註云術道徑也心之所  
由此疏言道路謂人姓由聲音動靜  
而發變謂變動言口為聲音貌為動靜是人性道路  
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內心善則變轉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音聲善外貌變轉為動靜此自然情性為變改不過  
於此度此外不復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

廷華案變兼善惡所謂不能無亂也下制  
雅頌之聲以道之正使之變而不過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  
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  
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耐古能字  
肉如又反

訂義註形聲音動靜也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  
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



闕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疏流猶淫放也者謂樂聲流動淫邪放逸聲既如此

感動人心人若聽之心亦流移淫放也云息猶銷也者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銷盡故云論而不

息云曲直歌之曲折也者言為歌之體其聲須有曲時有折時故云歌之曲折也云繁瘠廉肉聲之鴻殺

也者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弘大而多則內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言聲

音之宜或湏繁多肉滿者或湏瘠少廉瘦者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矣云節

奏闕作進止所應也者闕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闕也故云進止所應也

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故人不耐無樂者言人

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

也樂不耐無形者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

音動靜而見於外也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者歡樂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

依道理既不為道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於亡國喪

家也先王耻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使其聲足樂

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

樂不至流逸放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謂樂之

篇章足可設論義理而不息止也使其曲直繁瘠廉

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者曲謂聲音廻

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

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

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



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如此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者放心謂放恣之  
心邪氣謂湍邪之氣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  
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者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事是  
先王立樂之道也陳氏集說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  
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  
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可至  
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  
繁者聲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

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  
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  
樂而咏歌咏歌之不足而不知于舞足蹈則情性之  
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者不能不形  
於外而為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辭以道之於  
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耻其足以娛樂而不至  
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於怠息使其  
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經出而直或豐而  
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  
作而奏皆作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



僻之氣得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  
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  
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  
王立樂之方也

訂義註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草土匏之屬  
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疏此一經覆說聖  
王立樂之事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者以  
君臣至敬故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也鄉里

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子主親故云莫不和親也故  
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  
以定調和之者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  
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  
矣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  
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節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  
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文也所以  
合和君臣父子者則上文君臣同聽莫不和敬父子  
同聽莫不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  
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言親以及疏言近



以至遠是親附萬民也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  
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  
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踈至衆者  
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  
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  
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  
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樂此當以應劉  
二說為長法亦

得倫一說  
五存之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  
為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訂義註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

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

疏云紀總要  
之名也者紀

是綱紀衆物之名與衆物為總要  
言樂者與中和之聲為總要也

疏此一經論先王

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故聽其雅  
頌之聲志意得廣焉者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  
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  
俯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者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誦  
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得莊敬焉行其綴  
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者綴表也言



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其所矣節謂曲節奏謂動作  
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  
奏故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者命教也言樂  
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中和之紀者紀謂  
綱紀總要之所名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  
之所名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人感天地而生又  
感陰陽之氣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天  
人是人情不能自免言人感樂聲自然敬畏案註又引詩荷  
戈與綴以証綴字詩本作  
殺且綴表不可荷也刪之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怒也故先王之喜怒哀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  
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訂義註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哀節之以禮樂  
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疏  
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故先王之喜怒哀皆得其儕焉  
者言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焉鈇鉞飾  
怒非怒不可橫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焉是樂非合  
喜不喜鈇鉞非合怒不怒也喜則天下和之者以心  
內而喜故天下和也怒則暴亂者畏之者非惡不怒  
故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上經以



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於章末總以禮樂結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高濇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贛音貢好呼報反

訂義註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氣順性也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商宋詩也直已而陳

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

疏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

知此商謂采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

疏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

之章聞聲歌各有宜也者子貢問師乙言凡聲歌各遂人性所宜者也如賜者宜何歌也者如賜之人性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也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者此師乙答子貢請為論述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已性執處所宜之歌但此經倒錯上下失叙今依鄭之所註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寬而靜柔而正



者宜歌頌者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  
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若性寬柔靜正者乃能包  
含故宜歌頌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  
廣大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謂疏朗通達而誠信  
大雅者歌其大雅故性廣大疏達宜歌大雅但廣大  
而不寬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儉而  
好禮者宜歌小雅者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  
若好禮而動不越法也小雅者王者小雅性既恭儉  
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正直  
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

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者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  
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矣肆直而  
慈愛者宜歌商者謂情性肆放質直慈心愛養者宜  
歌商商者五帝之遺聲者言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  
者宜歌之以慈愛故也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者齊  
三代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  
宜歌齊也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者言夫歌者當直  
已身而陳論其德謂已有此德而宜此歌亦是止直  
已身而敷陳其德故云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  
應焉者言能直已陳德故有四事而來應之言歌者



運動已德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星辰  
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萬物育焉者謂羣生得所也  
陳氏集說曰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使  
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  
德也故曰直已而陳德動已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寬大而  
舒緩也高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  
為剛斷齊音柔緩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  
柔遜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案本  
愛者

至五帝之遺聲也在寬而靜至肆直而慈  
愛之前人慈下多一愛字今依鄭註改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高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  
也有勇有義非歌就孰能保此案商人識之上本有高  
之遺聲也五字依注莫  
訂義註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  
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陳氏集說曰安謂  
安於勇安於義而  
不移  
疏商者五帝之遺聲也者言五帝德已顯成遺  
聲在於後代矣其肆直而慈愛者宜聽之耳未能行  
五帝之德也商人識之故云謂之高矣齊者三代之  
遺聲者前經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此云齊者

禮記卷之三十九 樂記 詒經堂



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既識其音曲故謂之齊矣  
言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故溫良而能  
斷者宜歌之言宜聽歌聲非謂能行三代之德也明乎  
乎商之音者以其肆直而慈受故臨事屢斷也明乎  
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而讓  
不私於已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者臨危疑之事數能  
斷割是勇也見利而讓義也者言見利能讓是有義  
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者保猶安也知也故有  
勇有勇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  
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高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 其有義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  
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說音

訂義註上如抗以下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  
此事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又曰子貢問樂者上下同美  
之也疏此一經論感動人心形伏如此諸事上如抗  
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



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此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橐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動也俗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如鉤也累累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累累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令人思想形狀如此故歌以下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始終相主至於舞蹈故歌之為長言也言之也者言歌之為言引液其聲長遠而言之說之故言之者此

更覆說歌意前境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則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者直言之不足更宣暢已意故引液長言之也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者以長言永歌之意猶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者言雖復嗟歎情由未滿故不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之是助句辭也按詩先云嗟歎後云咏歌之比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但詞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故彼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此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



備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  
云嗟歎之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八十三  
页